紅樓夢/第019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十九回　情切切良宵花解語　意綿綿靜日玉生香

話說賈妃回宮，次日見駕謝恩，并回奏歸省之事，龍顏甚悅。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，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，不必細說。且說榮宁二府中因連日用盡心力，真是人人力倦，各各神疲，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。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，別人或可偷安躲靜，獨他是不能脫得的，二則本性要強，不肯落人褒貶，只扎掙著與無事的人一樣。第一個寶玉是极無事最閒暇的。偏這日一早，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，接襲人家去吃年茶，晚間才得回來。因此，寶玉只和眾丫頭們擲骰子赶圍棋作戲。正在房內頑的沒興頭，忽見丫頭們來回說：“東府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，放花燈。”寶玉聽了，便命換衣裳。才要去時，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，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，便命留與襲人了。自己回過賈母，過去看戲。

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《丁郎認父》，《黃伯央大擺陰魂陣》，更有《孫行者大鬧天宮》，《姜子牙斬將封神》等類的戲文，倏爾神鬼亂出，忽又妖魔畢露，甚至于揚幡過會，號佛行香，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。滿街之人個個都贊：“好熱鬧戲，別人家斷不能有的。”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，只略坐了一坐，便走開各處閒耍。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和丫鬟姬妾說笑了一回，便出二門來。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，遂也不曾照管。賈珍，賈璉，薛蟠等只顧猜枚行令，百般作樂，也不理論，縱一時不見他在座，只道在里邊去了，故也不問。至于跟寶玉的小廝們，那年紀大些的，知寶玉這一來了，必是晚間才散，因此偷空也有去會賭的，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，更有或嫖或飲的，都私散了，待晚間再來，那小些的，都鑽進戲房里瞧熱鬧去了。

寶玉見一個人沒有，因想”這里素日有個小書房，內曾挂著一軸美人，极畫的得神。今日這般熱鬧，想那里自然無人，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，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。”想著，便往書房里來。剛到窗前，聞得房內有呻吟之韻。寶玉倒唬了一跳：敢是美人活了不成？

乃乍著膽子，舔破窗紙，向內一看——那軸美人卻不曾活，卻是茗煙按著一個女孩子，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。寶玉禁不住大叫：“了不得！”一腳踹進門去，將那兩個唬開了，抖衣而顫。

茗煙見是寶玉，忙跪求不迭。寶玉道：“青天白日，這是怎麼說。珍大爺知道，你是死是活？”一面看那丫頭，雖不標致，倒還白淨，些微亦有動人處，羞的臉紅耳赤，低首無言。寶玉跺腳道：“還不快跑！”一語提醒了那丫頭，飛也似去了。寶玉又赶出去，叫道：“你別怕，我是不告訴人的。”急的茗煙在後叫：“祖宗，這是分明告訴人了！”寶玉因問：“那丫頭十幾歲了？”茗煙道：“大不過十六七歲了。”寶玉道：“連他的歲屬也不問問，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。可見他白認得你了。可怜，可怜！”又問：“名字叫什麼？”茗煙大笑道：“若說出名字來話長，真真新鮮奇文，竟是寫不出來的。据他說，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個夢，夢見得了一匹錦，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卍字的花樣，所以他的名字叫作卍兒。”寶玉聽了笑道：“真也新奇，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。”說著，沉思一會。

茗煙因問：“二爺為何不看這樣的好戲？”寶玉道：“看了半日，怪煩的，出來逛逛，就遇見你們了。這會子作什麼呢？”茗煙嘻嘻笑道：“這會子沒人知道，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逛逛去，一會子再往這里來，他們就不知道了。”寶玉道：“不好，仔細花子拐了去。便是他們知道了，又鬧大了，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。還可就來。”茗煙道：“熟近地方，誰家可去？這卻難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依我的主意，咱們竟找你花大姐姐去，瞧他在家作什麼呢。”茗煙笑道：“好，好！倒忘了他家。”又道：“若他們知道了，說我引著二爺胡走，要打我呢？”寶玉道：“有我呢。”茗煙聽說，拉了馬，二人從後門就走了。幸而襲人家不遠，不過一半里路程，展眼已到門前。茗煙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。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，幾個侄女兒來家，正吃果茶，聽見外面有人叫”花大哥”，花自芳忙出去看時，見是他主仆兩個，唬的驚疑不止，連忙抱下寶玉來，在院內嚷道：“寶二爺來了！”別人聽見還可，襲人聽了，也不知為何，忙跑出來迎著寶玉，一把拉著問：“你怎麼來了？”寶玉笑道：“我怪悶的，來瞧瞧你作什麼呢。”襲人聽了，才放下心來，嗐了一聲，笑道：“你也忒胡鬧了，可作什麼來呢！”一面又問茗煙：“還有誰跟來？”茗煙笑道：“別人都不知，就只有我們兩個。”襲人聽了，复又驚慌，說道：“這還了得！倘或碰見了人，或是遇見了老爺，街上人擠車碰，馬轎紛紛的，若有個閃失，也是頑得的！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。都是茗煙調唆的，回去我定告訴嬤嬤們打你。”茗煙撅了嘴道：“二爺罵著打著，叫我引了來，這會子推到我身上。我說別來罷，——不然我們還去罷。”花自芳忙勸：“罷了，已是來了，

也不用多說了。只是茅檐草舍，又窄又髒，爺怎麼坐呢？”

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。襲人拉了寶玉進去。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，見他進來，都低了頭，羞慚慚的。花自芳母子兩個百般怕寶玉冷，又讓他上炕，又忙另擺果桌，又忙倒好茶。襲人笑道：“你們不用白忙，我自然知道。果子也不用擺，也不敢亂給東西吃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舖在一個炕上，寶玉坐了，用自己的腳爐墊了腳，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，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，仍蓋好，放與寶玉怀內，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，送與寶玉。彼時他母兄已是忙另齊齊整整擺上一桌子果品來。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，因笑道：“既來了，沒有空去之理，好歹嘗一點兒，也是來我家一趟。”說著，便拈了幾個松子穰，吹去細皮，用手帕托著送與寶玉。

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，粉光融滑，因悄問襲人：“好好的哭什麼？”襲人笑道：“何嘗哭，才迷了眼揉的。”因此便遮掩過了。當下寶玉穿著大紅金蟒狐腋箭袖，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。襲人道：“你特為往這里來又換新服，他們就不問你往那去的？”寶玉笑道：“珍大爺那里去看戲換的。”襲人點頭。又道：“坐一坐就回去罷，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就家去才好呢，我還替你留著好東西呢。”襲人悄笑道：“悄悄的，叫他們聽著什麼意思。”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了下來，向他姊妹們笑道：“你們見識見識。時常說起來都當希罕，恨不能一見，今兒可盡力瞧了。再瞧什麼希罕物兒，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。”說畢，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，仍與寶玉挂好。又命他哥哥去或雇一乘小轎，或雇一輛小車，送寶玉回去。花自芳道：“有我送去，騎馬也不妨了。”襲人道：“不為不妨，為的是碰見人。”花自芳忙去雇了一頂小轎來，眾人也不敢相留，只得送寶玉出去，襲人又抓果子與茗煙，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，教他”不可告訴人，連你也有不是。”一直送寶玉至門前，看著上轎，放下轎帘。花，茗二人牽馬跟隨。來至宁府街，茗煙命住轎，向花自芳道：“須等我同二爺還到東府里混一混，才好過去的，不然人家就疑惑了。”花自芳聽說有理，忙將寶玉抱出轎來，送上馬去。寶玉笑說：“倒難為你了。”于是仍進後門來。俱不在話下。卻說寶玉自出了門，他房中這些丫鬟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，也有赶圍棋的，也有擲骰抹牌的，磕了一地瓜子皮。偏奶母李嬤嬤拄拐進來請安，瞧瞧寶玉，見寶玉不在家，丫鬟們只顧玩鬧，十分看不過。因歎道：“只從我出去了，不大進來，你們越發沒個樣兒了，別的媽媽們越不敢說你們了。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台——照見人家，照不見自家的。只知嫌人家髒，這是他的屋子，由著你們糟塌，越不成体統了。”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，二則李嬤嬤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，如今管他們不著，因此只顧頑，并不理他。那李嬤嬤還只管問”寶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”，”什麼時辰睡覺”等語。丫頭們總胡亂答應。有的說：

“好一個討厭的老貨！”

李嬤嬤又問道：“這蓋碗里是酥酪，怎不送與我去？我就吃了罷。”說畢，拿匙就吃。一個丫頭道：“快別動！那是說了給襲人留著的，回來又惹氣了。你老人家自己承認，別帶累我們受氣。”李嬤嬤聽了，又氣又愧，便說道：“我不信他這樣坏了。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，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，也是應該的。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？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？我的血變的奶，吃的長這麼大，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，他就生氣了？我偏吃了，看怎麼樣！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，那是我手里調理出來的毛丫頭，什麼阿物兒！”一面說，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。又一丫頭笑道：“他們不會說話，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。寶玉還時常送東西孝敬你老去，豈有為這個不自在的。”李嬤嬤道：“你們也不必妝狐媚子哄我，打量上次為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。明兒有了不是，我再來領！”說著，賭氣去了。

少時，寶玉回來，命人去接襲人。只見晴雯躺在床上不動，寶玉因問：“敢是病了？再不然輸了？”秋紋道：“他倒是贏的，誰知李老太太來了，混輸了，他氣的睡去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別和他一般見識，由他去就是了。”說著，襲人已來，彼此相見。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飯，多早晚回來，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。一時換衣卸妝。寶玉命取酥酪來，丫鬟們回說：“李奶奶吃了。”寶玉才要說話，襲人便忙笑道：“原來是留的這個，多謝費心。前兒我吃的時候好吃，吃過了好肚子疼，足鬧的吐了才好。他吃了倒好，擱在這里倒白糟塌了。我只想風乾栗子吃，你替我剝栗子，我去鋪床。”

寶玉聽了信以為真，方把酥酪丟開，取栗子來，自向燈前檢剝，一面見眾人不在房里，乃笑問襲人道：“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？”襲人道：“那是我兩姨妹子。”寶玉聽了，贊歎了兩聲。襲人道：“歎什麼？我知道你心里的緣故，想是說他那里配紅的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那樣的不配穿紅的，誰還敢穿。我因為見他實在好的很，怎麼也得他在咱們家就好了。”襲人冷笑道：“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，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？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才往你家來。”寶玉聽了，忙笑道：“你又多心了。我說往咱們家來，必定是奴才不成？說親戚就使不得？”襲人道：“那也搬配不上。”寶玉便不肯再說，只是剝栗子。襲人笑道：“怎麼不言語了？想是我才冒撞沖犯了你，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說的話，怎麼叫我答言呢。我不過是贊他好，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里，沒的我們這种濁物倒生在這里。”襲人道：“他雖沒這造化，倒也是嬌生慣養的呢，我姨爹姨娘的寶貝。如今十七歲，各樣的嫁妝都齊備了，明年就出嫁。”

寶玉聽了“出嫁”二字，不禁又嗐了兩聲，正是不自在，又聽襲人歎道：“只從我來這幾年，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。如今我要回去了，他們又都去了。”寶玉聽這話內有文章，不覺吃一驚，忙丟下栗子，問道：“怎麼，你如今要回去了？”襲人道：“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議，叫我再耐煩一年，明年他們上來，就贖我出去的呢。”寶玉聽了這話，越發怔了，因問：“為什麼要贖你？”襲人道：“這話奇了！我又比不得是你這里的家生子兒，一家子都在別處，獨我一個人在這里，怎麼是個了局？”寶玉道：“我不叫你去也難。”襲人道：“從來沒這道理。便是朝廷宮里，也有個定例，或幾年一選，幾年一入，也沒有個長遠留下人的理，別說你了！”

寶玉想一想，果然有理。又道：“老太太不放你也難。”襲人道：“為什麼不放？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，或者感動了老太太，老太太必不放我出去的，設或多給我們家幾兩銀子，留下我，然或有之，其實我也不過是個平常的人，比我強的多而且多。自我從小兒來了，跟著老太太，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，如今又伏侍了你幾年。如今我們家來贖，正是該叫去的，只怕連身价也不要，就開恩叫我去呢。若說為伏侍的你好，不叫我去，斷然沒有的事。那伏侍的好，是分內應當的，不是什麼奇功。我去了，仍舊有好的來了，不是沒了我就不成事。”寶玉聽了這些話，竟是有去的理，無留的理，心內越發急了，因又道：“雖然如此說，我只一心留下你，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，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，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，”襲人道：“我媽自然不敢強。且漫說和他好說，又多給銀子，就便不好和他說，一個錢也不給，安心要強留下我，他也不敢不依。但只是咱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杖貴霸道的事，這比不得別的東西，因為你喜歡，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，那賣的人不得吃虧，可以行得。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，于你又無益，反叫我們骨肉分離，這件事，老太太，太太斷不肯行的。”寶玉聽了，思忖半晌，乃說道：“依你說，你是去定了？”襲人道：“去定了。”寶玉聽了，自思道：“誰知這樣一個人，這樣薄情無義。”乃歎道：“早知道都是要去的，我就不該弄了來，臨了剩我一個孤鬼兒。”說著，便賭氣上床睡去了。原來襲人在家，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，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。又說：“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，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，若不叫你們賣，沒有個看著老子娘餓死的理。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，吃穿和主子一樣，也不朝打暮罵。況且如今爹雖沒了，你們卻又整理的家成業就，复了元氣。若果然還艱難，把我贖出來，再多掏澄幾個錢，也還罷了，其實又不難了。這會子又贖我作什麼？權當我死了，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！”因此哭鬧了一陣。

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，自然必不出來的了。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，明仗著賈宅是慈善寬

厚之家，不過求一求，只怕身价銀一并賞了這是有的事呢。二則，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，只有恩多威少的。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，更比待家下眾人不同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，也不能那樣尊重的。因此，他母子兩個也就死心不贖了。次後忽然寶玉去了，他二人又是那般景況，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，越發石頭落了地，而且是意外之想，彼此放心，再無贖念了。

如今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异常，其淘氣憨頑自是出于眾小兒之外，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。近來仗著祖母溺愛，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，更覺放蕩弛縱，任性恣情，最不喜務正。每欲勸時，料不能聽，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，故先用騙詞，以探其情，以壓其氣，然後好下箴規。今見他默默睡去了，知其情有不忍，氣已餒墮，自己原不想栗子吃的，只因怕為酥酪又生事故，亦如茜雪之茶等事，是以假以栗子為由，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。于是命小丫頭們將栗子拿去吃了，自己來推寶玉。只見寶玉淚痕滿面，襲人便笑道：“這有什麼傷心的，你果然留我，我自然不出去了。”寶玉見這話有文章，便說道”“你倒說說，我還要怎麼留你，我自己也難說了。”襲人笑道：“咱們素日好處，再不用說。但今日你安心留我，不在這上頭。我另說出兩三件事來，你果然依了我，就是你真心留我了，刀擱在脖子上，我也是不出去的了。”

寶玉忙笑道：“你說，那幾件？我都依你。好姐姐，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，就是兩三百件，我也依。只求你們同看著我，守著我，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，——飛灰還不好，灰還有形有跡，還有知識。——等我化成一股輕煙，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，你們也管不得我，我也顧不得你們了。那時憑我去，我也憑你們愛那里去就去了。”話未說完，急的襲人忙握他的嘴，說：“好好的，正為勸你這些，倒更說的狠了。”寶玉忙說道：“再不說這話了。”襲人道：“這是頭一件要改的。”寶玉道：“改了，再要說，你就擰嘴。還有什麼？”

襲人道：“第二件，你真喜讀書也罷，假喜也罷，只是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，你別只管批駁誚謗，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，也教老爺少生些氣，在人前也好說嘴。他心里想著，我家代代讀書，只從有了你，不承望你不喜讀書，已經他心里又氣又愧了。而且背前背後亂說那些混話，凡讀書上進的人，你就起個名字叫作‘祿蠹’，又說只除‘明明德’外無書，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書，便另出己意，混編纂出來的。這些話，怎麼怨得老爺不氣，不時時打你。叫別人怎麼想你？”寶玉笑道：“再不說了，那原是小時不知天高地厚，信口胡說，如今再不敢說了。還有什麼？”

襲人道：“再不可毀僧謗道，調脂弄粉。還有更要緊的一件，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，與那愛紅的毛病兒。”寶玉道：“都改，都改。再有什麼，快說。”襲人笑道：“再也沒有了。只是百事檢點些，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。你若果都依了，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在這里長遠了，不怕沒八人轎你坐。”襲人冷笑道：“這我可不希罕的。有那個福氣，沒有那個道理。縱坐了，也沒甚趣。”

二人正說著，只見秋紋走進來，說：“快三更了，該睡了。方才老太太打發嬤嬤來問，我答應睡了。”寶玉命取表來看時，果然針已指到亥正，方從新盥漱，寬衣安歇，不在話下。至次日清晨，襲人起來，便覺身体發重，頭疼目脹，四肢火熱。先時還掙扎的住，次後捱不住，只要睡著，因而和衣躺在炕上。寶玉忙回了賈母，傳醫診視，說道：“不過偶感風寒，吃一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。”開方去後，令人取藥來煎好，剛服下去，命他蓋上被渥汗，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。

彼時黛玉自在床上歇午，丫鬟們皆出去自便，滿屋內靜悄悄的，寶玉揭起繡線軟帘，進入里間，只見黛玉睡在那里，忙走上來推他道：“好妹妹，才吃了飯，又睡覺。”將黛玉喚醒。黛玉見是寶玉，因說道：“你且出去逛逛。我前兒鬧了一夜，今兒還沒有歇過來，渾身酸疼。”寶玉道：“酸疼事小，睡出來的病大。我替你解悶兒，混過困去就好了。”黛玉只合著眼，說道：“我不困，只略歇歇兒，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。”寶玉推他道：“我往那去呢，見了別人就怪膩的。”

黛玉聽了，嗤的一聲笑道：“你既要在這里，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著，咱們說話兒。”寶玉道：“我也歪著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就歪著。”寶玉道：“沒有枕頭，咱們在一個枕頭上。”黛玉道：“放屁！外頭不是枕頭？拿一個來枕著。”寶玉出至外間，看了一看，回來笑道：“那個我不要，也不知是那個髒婆子的。”黛玉聽了，睜開眼，起身笑道：“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‘天魔星’！請枕這一個。”說著，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，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拿了一個來，自己枕了，二人對面倒下。

黛玉因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，便欠身湊近前來，以手撫之細看，又道：“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？”寶玉側身，一面躲，一面笑道：“不是刮的，只怕是才剛替他們淘漉胭脂膏子，蹭上了一點兒。”說著，便找手帕子要揩拭。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，口內說道：“你又幹這些事了。幹也罷了，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。便是舅舅看不見，別人看見了，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，吹到舅舅耳朵里，又該大家不乾淨惹氣。”

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，只聞得一股幽香，卻是從黛玉袖中發出，聞之令人醉魂酥骨。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袖子拉住，要瞧籠著何物。黛玉笑道：“冬寒十月，誰帶什麼香呢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這香是那里來的？”黛玉道：“連我也不知道。想必是柜子里頭的香氣，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。”寶玉搖頭道：“未必，這香的氣味奇怪，不是那些香餅子，香毬子，香袋子的香。”黛玉冷笑道：“難道我也有什麼‘羅漢’‘真人’給我些香不成？便是得了奇香，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，朵兒，霜兒，雪兒替我炮制。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。”

寶玉笑道：“凡我說一句，你就拉上這麼些，不給你個利害，也不知道，從今兒可不饒你了。說著翻身起來，將兩只手呵了兩口，便伸手向黛玉膈肢窩內兩肋下亂撓。黛玉素性触痒不禁，寶玉兩手伸來亂撓，便笑的喘不過氣來，口里說：“寶玉，你再鬧，我就惱了。”寶玉方住了手，笑問道：“你還說這些不說了？”黛玉笑道：“再不敢了。”一面理鬢笑道：“我有奇香，你有‘暖香’沒有？”

寶玉見問，一時解不來，因問：“什麼‘暖香’？”黛玉點頭歎笑道：“蠢才，蠢才！你有玉，人家就有金來配你，人家有‘冷香’，你就沒有‘暖香’去配？”寶玉方聽出來。寶玉笑道：“方才求饒，如今更說狠了。”說著，又去伸手。黛玉忙笑道：“好哥哥，我可不敢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饒便饒你，只把袖子我聞一聞。”說著，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，聞個不住。黛玉奪了手道：“這可該去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去，不能。咱們斯斯文文的躺著說話兒。”說著，复又倒下。黛玉也倒下。用手帕子蓋上臉。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，黛玉只不理。寶玉問他幾歲上京，路上見何景致古跡，揚州有何遺跡故事，土俗民風。黛玉只不答。

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，便哄他道：“嗳喲！你們揚州衙門里有一件大故事，你可知道？”黛玉見他說的鄭重，且又正言厲色，只當是真事，因問：“什麼事？”寶玉見問，便忍著笑順口謅道：“揚州有一座黛山。山上有個林子洞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就是扯謊，自來也沒聽見這山。”寶玉道：“天下山水多著呢，你那里知道這些不成。等我說完了，你再批評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且說。”寶玉又謅道：“林子洞里原來有群耗子精。那一年腊月初七日，老耗子升座議事，因說：‘明日乃是腊八，世上人都熬腊八粥。如今我們洞中果品短少，須得趁此打劫些來方妙。’乃拔令箭一枝，遣一能幹的小耗前去打聽。一時小耗回報：‘各處察訪打聽已畢，惟有山下廟里果米最多。’老耗問：“米有幾樣？果有幾品？’小耗道：‘米豆成倉，不可胜記。果品有五种：一紅棗，二栗子，三落花

生，四菱角，五香芋。’老耗聽了大喜，即時點耗前去。乃拔令箭問：‘誰去偷米？’一耗便接令去偷米。又拔令箭問：‘誰去偷豆？’又一耗接令去偷豆。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。只剩了香芋一种，因又拔令箭問：‘誰去偷香芋？’只見一個极小极弱的小耗應道：‘我願去偷香芋。’老耗并眾耗見他這樣，恐不諳練，且怯懦無力，都不准他去。小耗道：“我雖年小身弱，卻是法術無邊，口齒伶俐，机謀深遠。此去管比他們偷的還巧呢。’眾耗忙問：‘如何比他們巧呢？’小耗道：“我不學他們直偷。我只搖身一變，也變成個香芋，滾在香芋堆里，使人看不出，聽不見，卻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，漸漸的就搬運盡了。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？’眾耗聽了，都道：‘妙卻妙，只是不知怎麼個變法，你先變個我們瞧瞧。’小耗聽了，笑道：‘這個不難，等我變來。’說畢，搖身說‘變’，竟變了一個最標致美貌的一位小姐。眾耗忙笑道：‘變錯了，變錯了。原說變果子的，如何變出小姐來？’小耗現形笑道：‘我說你們沒見世面，只認得這果子是香芋，卻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。’”

黛玉聽了，翻身爬起來，按著寶玉笑道：“我把你爛了嘴的！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。”說著，便擰的寶玉連連央告，說：“好妹妹，饒我罷，再不敢了！我因為聞你香，忽然想起這個故典來。”黛玉笑道：“饒罵了人，還說是故典呢。”

一語未了，只見寶釵走來，笑問：“誰說故典呢？我也聽聽。”黛玉忙讓坐，笑道：“你瞧瞧，有誰！他饒罵了人，還說是故典。”寶釵笑道：“原來是寶兄弟，怨不得他，他肚子里的故典原多。只是可惜一件，凡該用故典之時，他偏就忘了。有今日記得的，前兒夜里的芭蕉詩就該記得。眼面前的倒想不起來，別人冷的那樣，你急的只出汗。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。”黛玉聽了笑道：“阿彌陀佛！到底是我的好姐姐，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。可知一還一報，不爽不錯的。”剛說到這里，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嚷，吵鬧起來。正是——

情切切良宵花解語，意綿綿靜日玉生香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